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答吳徹如大參

門下冲年對日壯節領時鏡南國而麟趾自振
久稱君子之子起東林而臯比獨擅將曰聖人
其人既玉色以揚休亦黃中而通理至如不佞

尺牘

六卷

一

放三年而免逝未能消積罪於公卿偶一旦而
嚶鳴猶幸竊奉教於君子爲俗所擯乃時爲道
所容同病相憐詎謂同明相照我思公于延陵
湘澧之間公嘗幽人靈谷桑桑之際

又

不佞於世何所短長而慳慳發憤乃與明公一
塵而論乎筌宰珍明公於席上斷鄙人於溝壑

有用無用乃適其分更辱來咏引重過當卽加
爵二列詎足爲榮恨伏枕未能劇吟以報也引
領骨盡

與李嗣原

相地猶如相人形神欲親貴能人多精於相地
而敝鄉人多精於相人王生遍遊名公卿常自
謂得見後人能令自品俊見痴人正自轉痴耳
玉茗堂尺牘

此語殊快物華天寶間知有鴟翁矣顧引而聽之

答張稚原

每念吾師鍾鼎之緒惟兄一人千里江湖殊勤鄙念遊觀一度智意日新中有所得無緣便與人語也

與蔡質九繩伯

門下公方簡澹絕無世俗濃華機利之心可謂
大雅君子矣而一旦仰罹大事苛慝之樹愴若
苦帷幃臥之懷踴於號慕獨弟以毀瘠沉頓創
旬莫逮情門下自恕孔悲不深罪於同憂者耳

謝徐匡嶽

書院大記精實竇大歸仁知止旁皇會通何論
之著也兒子開遠遂得此於門下太陽乃爲寸

燃延暉洪鍾乃爲尺筵流響耶未知終無負大
教否庶鍾鼎之文引而勿替耳

答馬仲良

不佞少頗能爲偶語長習聲病之學因學爲詩
稍進而詞賦想慕古人之爲久之亦有似者揔
之有韻之文可循習而似至於長行文字深極
名理博盡事勢要非淺薄敢望時一強爲之輒

棄去誠自知不類昔人之爲也明公過聽毛伯
之言駢衡揚眉謬爲引飾妾以頌言勉承嘉命
祇益慙此誠又自知其不類今人之爲也瑤刻
大致性乎天機情乎物際星月定於衡璇風雲
通其律呂含星吐激白然而調英妙如斯過此
安極讀而樂之又不敢身爲昔人矣

答彭芹生侍御

十數稔來獨得兩公疏明目懽志門下言其內
熊公言其外言其外者乃在干城言其內者乃
在腹心至聖學疏暨法祖錄所謂黜暴崇之則
有勲華之盛肅肅守之則有王公之重金百日
星莫有鉅焉者如不佞章句附之小儒詩賦比
之童子跡其去官咎坐迂妄固非以疾邪忤物
所馳見遺至如門下去就乃可爲衡權之重輕

丘淵之夷實爾良書先被引詡獎借尊光莫踰
自惟鈍朽何以來茲憶昔某公始未出山與終
而還山議論風采恢然鉅公也當其執政帝座
憤憤名鉅已爾餘復可知卽非有倚子之言亦
不能受正人之用若曰惟當語以平平豈一平
人所能也門下意度高廣而家食甚貧如未能
盡去浩冗終當委蛇一出乎世棄君平君平未

可棄世也

答門人鄭龍如

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囊中皆辟易未
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南屏大作時照
几閣間錢受之何得云爾不小吾江右耶

與孫子齋

璆琅六編本淹中之名理發郢上之奇音心骨

俱清神采並茂極慕用於衰蹇輒實示於群類
嗣晤劉大甫始知旌節已在鍾陵禮重維桑情
深班草而公歸已亟予跋未能張寄如何昨得
讀尊公大集益知至性有源越人與謁皆知執
法之清而楚水瀕危具見遺身之幸事燕家國
義叶君親此區人所以發興於景行而沈心於
懿德者也聊因南羽少附思存小刻并附政庶

幾無愛風斤垂光秉燭

答門人鄧君遷

聞君遷篤明無上之理不廢有中之事義學旣
極精入文字復爾蒼沉第時課穿襍謬種流傳
縱浚發於慧心或取驚於拙目恃愛遠詢點定
以復

答李乃始

僕年來及致仕而世業已久半生志意當遂湮滅無餘獨丈每見有暱僕之邑每聞有賞僕之音僕萬有一中不無私念秋栢之實枯落爲陳偶有異人過而飮之曰此不歿之餌也則必有採而畜之以傳其人者而自度清羸恐一旦爲秋栢之實不能不倚丈爲異人也獨自循省爲文無可不朽者漢魏六朝李唐數名家能不朽

者亦或詩賦而已僕於詩賦中所謂萬有一當
爲丈不朽者過而異之文章不得秉朝家經制
彝常之盛道言亦爲三氏原委所盡復何所厝
言而言不朽僕極知俗情之又必朽而時官時
人輒干之不置有無司如何者偶而爲之實未
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無復能
不朽者比來人才未有聽睹才識如丈年纔不

惑庶其圖之俟觀館閣之文大是以文懿德第
稍有規局不能盡其才久而才亦盡矣然今作
者能如國初宋龍門極其時經制彝常之盛後
此者亦莫能如其文也習而罔之道宏以遠誠
知且朽猶欲逾於莫之示而無所聞者

答門人桂仲雅

我所思今在桂林乃三年不遇一問而有遐心

即真實作舉子業是所爲知己祝耳李公書幣
附璧不知其人可乎僕今日耐留文當日亦耐
留爵也

答王宇泰

來教令僕稍安蛇龍縣或可助三逕之資且不
致得嗔字泰意良厚第僕年來衰憤歲時上謁
每不能如人且近蒞吾土者多新貴人氣方盛

意未必有所裨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六十餘
歲老人時與末流後進魚貫鴈序於繩縣之前
卻步而行伺色而聲誠目覺其不類因以自遠
至若應付文字原非僕所長必糜肉調飭作衡
衡中扁食令市人盡鼓腹去又竊自醜因益以
自遠其以遠得嗔僕固甘之矣所幸鷄肋尊拳
長人音或爲我一呷耳然因是益貧田可耕子

可教利用安身僕亦有以觀願也趙真寧書亦
語及此種種情事悅之兄能爲兄詳言之總非
諸筆能盡

與宜伶羅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來生理何如牡丹亭記要我
原本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
以便俗唱却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達人

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愛我的戲便過求
他酒食錢物如今世事總難認真而况戲乎若
認真并酒食錢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爲認真
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廟記可覓好手鐫之

寄虞德園

讀仁兄所爲天主之徒文字序甚深微妙東方
人護佛西方人乃破佛耶林楚石送楊叟來云

工容成之術過湖頭常謁兄長生之術與無生
之旨何如

與但直生

良書疊疊知一意時文字殊惻嬌兒兒女偶爾
流態不待飾粧青衣有遇此殆如夢中婉變耳
老女施禍必須莊嚴精曉尊章鑒之矧媼晚之
俱可而後君子安焉此如醒時迎別故難易若

愛耳總之男女遇合有命也直生正當醒時未能免俗聊復爲之爲之則得矣

與張大復

文字或一題數首歷落磊砢筆意所至昔人如在李超無來知門下抱丘明子野之疾而聽詠徹明戶屢滿晝何奇也貴里豪桀惟諸景陽清士惟歸子慕子慕不可作矣止敬又云有一孝

子之孤得門下存之甚善幸無更作時義冥思
老易太玄著書可也

答蘇眉源翬伯

先嚴跽伏衡泌中獨台慈禮異題之曰可聞不
可見悲夫今真不可見矣辱奠施傷哉鄉飲祭
酒之時何時也篤終之誥哀感何極

答沈湛源

捧讀方城諸議公真可作州也如云艱難非豪
桀不濟危困非權變不解此是世間法如云樹
老歸根人老還鄉此近出世間法至於世出世
卽無老少權實耳直心是道場正不必作涉世
觀也吾兄在彼上下必相信重無所疑難持以
道心亦不爲旁縣少年所妬寇履走集賢聲易
翔諸惟堅貞以觀名世

東鄒梅宇

昨越客譚黃白之術兄便欲舉債從之弟因思
鍾祥一大永爐也兄已錯過此會不宜更錯
廉吏可爲而不可悔遂成口號博笑余裁足食衰
痕早君幸衰還足食難獨羨賊官歸老健一生
贏得不求丹

梅宇令鍾祥未幾以忤稅瑞落籍

復汪雲陽

承諭已如教以對弟觀邇來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州里蠻貊都不可行而可行於銓省之上名
利兩盛者有之然或不可久行耶故遂昌令辜
志曾六年冰蘖至不能遣女東鄉令曾過去縣
時士民環泣者千餘人清惠之聲科甲中所不
能多見者乃僅得知萬州與丞廉州而已銓賸
賸若此欲吏無賄得乎俱係貴屬惟仁兄有以

異之非第私也

答鄒爾瞻

門下書云當令冲父大有見聞又云不宜令聽
新聲大見聞全在新聲不令聽新聲恐終吳下
阿蒙耳第近已絕意詞賦道者萬物之與吾保
之而已而益食貧時或間作小文所謂白雲自
怡悅耳門戶過大時官難對無如之何也

寄李季宣

弟於兄交雖道義情逾骨肉廢棄十餘年始得
一通問可謂有人心乎想仁嫂以次百福玉郎
諸生幾人真州石城是吾屬嘯歌之路也魂夢
在茲能無慨愴弟棄官速窆日甚一日幸二尊
人健飯三兒粗能讀書不至憂能傷人耳千里
風期骨勝契闊之嘆

與李莪明

門下奏最六年和風之惠秋月之清自當銓管
九流封彈六省而仍脩旋郎宿中論謂何已復
思維近局如沸遷止無期進退難遂更喜明公
臆穎而出疾塵而飛且容與於都官轉清通於
吏部木升而成雲棟鴻漸而荷天衢回視同時
而項領折腰妄意而徘徊戲路者異日遲速和

按何止三四載已哉則門下之未爲不遇也知
台旌過敝禔而北道左當罄此懷積也

答羅敬叔

讀十二故人傳知高誼久矣弟少學詩賦祇以
自娛不似前人用此挾交作聲色也所至得罪
名人非止敬叔前於右武兄處邂逅僅高揖而
別欲一語不得忽然懷舊心傷克生仲寂皆爲

異物吾鄉此道亦復鮮人外荷叔者何可便得
大將軍何以重揖客也

答門人曾在中

僕不效君平賣卜也久矣在中善爲我辭焉

與無去上人

秋淨尚圓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也聞香
戒如教上不亂財手香不滿色體香不誑訟口

香不嫌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樂

與翁泰輿

往來東越得習令兄先生風政淑人君子蓋清
廟之鍾球而高闕之柱鎮也天幸討吏得望光
儀儼朗冲凝流光可挹立談數語動感垂慈向
後投棄音徽遂遠幸時咏封奏知朝有人焉野
亦可恃茲者明公更以茸棠聯大越之陰華蔭

並長春之色豈獨題材於春習恒將對拜於黃
扉聽鸞和之在天忻燕喜以無地上路新秋千
旄在望曷任依依

與盧貞常大參

聞之禮入其境而五經之教可知也攬秀樓文
字千餘不佞錄近六百泚泚乎鬱鬱乎層積森
發此皆門下懷第作人致大觀如斯願諸士食

故自多情加以凌雲之筆隨在當爲重客何煩
不佞饒舌也養目近業何如秀才念佛如秦皇
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後偶興耳

答黃貞父

破曉循池梅花早放凍雀喧然不謂有美人之
貽世喪道久微道力誰當憂之憂身不治正是
世外人寧久當不復憂此身也

答李還素

蒲柳之姿偃臥江閣恣惠曹溪三作檀度機神
言無不盡至云非不讀六籍一讀一脗肱文字
原不立何字可寓瞬可謂文頌窮於此域嘆贊
深平彼岸矣豈非朱溟浩沓雲霞之所沃蕩浮
峯軫隱日月之所回薄驅靈洞秀合而成東父
之文言耀南瞻之震日即珍藏鳴玉代響洪鍾

病起觀濤語言斯企

寄彭魯軒侍御

不佞有識以來見直指使者何止數十公遄遄
幹潔自將要以補偏蹈隙非欲直爲世界傾洗
一番否濁更不留餘如兄之治越與弘陽南公
雖被患而去吳越間庶幾一清身爲男子高步
中原他更何論不佞割鷄而傷况其大者新舊

之間久成局段豈可爲哉

答沈華東

不根之譚出弟門人之口誠然因新知而賣故
知借舊師以贊新師已遍南部洲矣豈吾鄉爲
甚弟宦淺來者常不能厭其意但今人厭其意
亦不能厭其口也卽如陳思岡日市斗米而謂
其侵腴田鄉爾瞻絕口公事而謂其好與人事

他可知矣

答門人陳仲容

大作奇特却是尋常道理日月湖中恒有異產
欣快何極

寄李孺德

聞孺德成進士殊快以孺德恂恂孝友他日當
不負此科名也吾輩初入仕路眼宜大骨宜勁

心宜平勿乘一時意興便輕落足後費洗浹也
顧僕一生拙宦而教人宦乎然亦以拙教也

答張兩若

門下以命世之英接元凱之運鴻名興而作雨
賜姓翕以連天廣昌之廣洋洋清江之清湛湛
所在快靚實願從遊已寄謝於有文復附聲於
與祖寧美人而誰爲語思公子而未敢言忽以

今君之言欲爲相公之視聽以嘆小者之爲小
製何如大製豈容代大匠之作小年不及大年
惟其有矣豈曰能之

寄姜守冲公子

不佞弱冠時庚午冬同令先公春試同旅舍對
牕屏而臥先晨起者必拊背而咲時王鄭二君
子在焉以後道義風期常相切厲訪之宣城張

青野在焉壬午生赴春官過杭州湖上臥雪者
月餘生之制義並是此時所作每一篇出先公
必爲噴飯絕倒寧其必傳向後音徽渺焉古人
不可見矣懷思至今山川曠遠莫知公子幾位
賢孫幾人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幸悉示我以慰
遙思先公當已祀於社諸所爲銘傳飾終信後
之文一一寄讀詩書孝友弘紹先業自是慶門

饒事益爲勉之生年六十見輩勝衣而已王鄭
張三君家世何如亦一時共旅之懷也悠悠江
楚睠言莫盡

與康日穎

讀大作璣璣琤琤鮮發可喜加以瓏豨魁卷無
疑蘇有姬賣水磨扇者磨一月直可兩半月者
八百錢工力貴賤可知吾鄉文字近不能與天

下爭價者一兩日水磨耳

答張了心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况如了心者
有江漢大國之風又吾亡友子聲之友乎得子
聲之友如吾子聲在也悲喜殊甚扇頭見故心
人尚能楚歌也昨有明德夫子語錄嘗已醉心
無寶山相失也

與門人吳來復

蘇季子黃金盡益發篋引錐卒以六國損秦管
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下固爲清吏後而文史足
用止時義一路未肯降心以從此如轉圜振落
能以鄙言從事時亦弋獲否

答來任卿觀察

今春計吏見去者直以爲仁兄卽主寬哉雖然

高僕窮弱人耳行父逐之張其事者猶曰舜功
二十之一仁兄功不舜功二十之半乎花圍接
樹何似春早便有佳意時時行散及之倘安車
且至又須車上一儻何如

與余成輔

先儒云收放心即可記書不怠足下靜坐存想
數月來讀書覺有光景不似遙日此如苦行頭

陸忽然聞霽潤香千偈不足爲也今之隱几者
豈昔之隱几者耶

答遂昌辜友吾

門下揚輿璇原晉安華族冲明在躬挹清源而
寫照宣慈惠物挾溫嶺以揚暉赤子何知庶棠
陰於父母之國小人革面食糗樞於君子之堂
奚豺虎之足投顧鳳鸞而已化政高東浙風遠

南洲至如不佞傷昔年之製錦敢言大邑大官
仰今日之鳴琴足辨任人任力旣荷包蒙更慙
惠賁謹頓首以謝來儀尚剖心而談遑事

平昌有君

子
堂

與王觀生

世人如鰲山燈裁有煖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
一發憤耶三兒已赴龍沙矣

與朱象峰

昨譚江陵以下諸相各成局段兄憶其大畧記之稍暇當爲點定可論相亦可論世也

與羅玄父

夢澤書來始知臯比南學以弘材而蚤攝清序士固有所自致如薄俗何生長西湖宦學南都勝寄鄙爲妙明收盡著作日新可勝想似

答樂愚上人

此時世路人情大非昔比做官人失勢出遊亦
難如意况衰蠅老僧數百里外向朱門求覲能
悲施者幾何人受之矣爾貴人俱無報書亦無
庸相報也遭社文久附去遠公有靈世豈無具
龍象大力者成此勝事不必隱向鷄鷄索食也

寄廬貞常

不佞被病寒崖門生陳伯達來云門下已返請
中之棹矣駭愕沮懊不知所以後言其槩始有
由來世路之難行宦情之難信一至於此門下
弘猷亮節炳如日星何能點綴獨爲世道人心
一恠慄耳當寧憐才自應夙駕以慰懸歧

寄門人傳雲中

大作知當大受病中聞報爲撫掌大咲知雲中

亦笑而不止也。遙勸門下調攝快意之際，宜倍自珍。

寄葉增誠

方布穀寒疇而傳春錄者，云門下高發矣。蒼生者何嘗不念讀書人？耶錄中名士不少，而能流雅頌之聲，蓄治安之術，正恐未有賢於門下者。承明著作，幸有早寄。

答江完素

金川深仁戶蹟途頌去思可勝耿耿封彈之司
在帝左右明公可謂能安人當事可謂能知人
矣兒輩碌碌承念及并謝

答岳石帆

讀手筆云世人亂萌何言之徐徐也喜外間把
持差勝吾輩或可恃以老不至大顛越耳

答李鵬岳

耆瞶中得讀扇頭四十年塵漬嗒然頓消更辱
雙素清人之惠可易得耶海濱高枕久負蒼生
如何

答余瑤圃

不佞自爲童子求蒙而叨執憲之知暨作祠郎
進旅而托司空之重仁深引汲義切歸依顧以

真迹於炎方遂乃銷聲於寒谷音徽儼爾慶赴
闕如舞咏大車動羔裘豹袂之想欲陳采藻寫
桃投李報之思力請未能公論具在加以通家
之喜得觀華國之成妙宰殊高於一丘集賢將
徵於四諫拜太丘於都下久知元方之有季方
重蒼生於會稽快觀萬石之齊安石方懷宿好
更重新知海上相望明月祇用思存山中惟有

白雲無堪持獻

答李淮南

門下蟠根偃李擢秀維楊本當盛之白玉之堂
偶爾試之清風之邑才華無敵一洗而凡馬盡
空政事有神四顧而全牛已解至如不佞一行
自免原非養望東山再出何期不致貽譏南岳
分無求於問達寧言空谷足音奉有斐之文章

真是從天喜色多儀藉璧拜嘉惠於書詩筆墨
之中薄意未將新炤亮於竿牘篋筐之外

答錢受之太史

文章之道有盡所托曠世可以研心異壤猶乎
交臂存來感遙咸效於斯或爲風神形似之言
或以情理氣質爲體愜一而止得全寔難捧讀
大制弘郁之文深微之旨豐美者如群鳳羣葵

而朝陽溢其采簡妙者如高鴻嶢嶢而靈露發
其音渥者飲其情瀾倦者驚其神岳翰天飛而
不窮卮口出以無盡粲矣備矣而復垂音一介
獎借橫披所謂清中之斷寵以丹青混沌之姿
鮮其眉目通懷若斯心感何極不佞壯莫猶人
衰當復甚世途曠曠矣馳王霸之思神理綿綿
長負師友之愧賦學羞乎壯夫曲度寧其下呈

諸如零星小作移時輒用投捐蓋亦寸心所知
匪煩人定者也又何足掩空虛而對問倭怡怡
以把似者哉江外三藩時勤星使如天西顧候
望有期

與葛配瞻大叅

擬過湓口屢挹清真之色而一琴一鶴宵在逋
仙亭際矣悵幃中返未幾馮公坐化真所云嘆

逝北悠悠交臂乃奢年徒令彌深遙念耳樂愚
禪老以棲賢蓮社見約偶與題詞意此地是明
公夙慈所留非得明公發神薦之音號如罷之
衆固不能震動榛礫招延氣味也萬惟留意無
與俗同

寄朱朱陵

近得良書知已還優畱志似閔叔不肯一累

縣官三年無謬敬者會稽士馬生應兆以高才
固成均幸過而與之

與喻叔虞

見賢昆季俱瑯瑯如見松高生在外最爲吳越
諸少所愛歸來十載始見叔虞愛我叔虞有意
成詩乎學律詩必從古體始乃成從律起終爲
山人律詩耳學古詩必從漢魏來學唐人古詩

終成山人古詩耳叔虞刀尚可爲如生老矣尚
能商量此道恃愛言之并以示我同好

答楊景歐大行

某猥薄無所底門下乃褒其纖介先車騎而顧
之復喻以無毀導以有言薄陳梗槩復受淵弘
東國之下白屋西河之過曲巷未足儷其冲治
也委頓荒沉未敢再奉光塵夢寐天人邈焉河

徽承示台懷中原無黨三門湍急砥柱誠難諸
惟門下自力

答沈幼宰

尊公名德中朝舊於讓亭師座右習聞風淑嗣
知門下文承照麗兩都更展名翰天璫奇書日
出貫穿二千年之上翻駁二百則之中奇矣麗
矣序言勉成以復公有良史才大對維期便當

荷達木天用斜跛仰

與余節侯

利器不可以示人節侯文字有金石聲幸益自愛

與門人李本仁

吾鄉氣脉方盛旣占羊角遂擬龍頭來作亦神鏤之至矣勉之

與胡實美

舟泊文昌而不入我室能無憾耶惟幸友于兄弟少白有子矣

答顧伯欽

牛女之墟璇衡奕奕下於臨汝斗匡玉茗堂中何遂有如此客乃以尊公豐碑見属不佞小文何以辦此而貪負名德未能固辭且煩名公大

孝不遠二千里而來令人感惻但哀瘠之餘頭
岑岑然意憤憤然也秋清後從事嘉命平伏枕
荒忽不盡所云

與男問遺

祖望孫榮孫榮而祖不待兒舉於鄉父嘆於室
矣柱聯寄爾寶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
全我歌鹿鳴五十年求一避債臺不得念之

答吳國湖

弟朽人也父母朽則朽矣如仁丈出爲一世之
重處爲大道之宗皆大孝事何復遺憾而不孝
能追孝萬一耶頽憊眩瘡無復人形時問棲梧
土星何時刻度爾

寄門人饒見石

見石積學敦行何妨爲六月之息來使云見石

且就選如以爲色養則捧檄亦佳事也

京杜西華

枕上覺氣隱因思明德師講勿忘勿助大有入處其語錄幸抄示此亦弟朝聞時也

京羅敬叔

足下雪中來視正以高誼示兒輩耳十二故人傳又添一箇焉小詩爲別閱世常高臥懷人向

獨醒吾義難一送號鴈遶汀汀

答李孟白岳伯

郢些華於褒綸南金盈於渥器劉綱麗藟之喻
有若昭蘇第榮養多虧終難以世外相釋也

答門人李實夫

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爲子之節已終何必
求餘也

答馬稚遙

先慈之哀繼之先嚴創鉅痛深加以衰羸溢弱
強杖不能起此壞牆何暇及硯席間事第痛定
時作千里之思大篇高者危激深者淵裕更功
豁之於世目尤快也

寄朱以功

弟與仁兄周旋道義隱微不欺者四十年於茲

今病彌留清光遂宵三兒或不隕家聲惟仁是
時而督教之如弟憂憂一生寡過未能蓋棺已
近短歌志媿而已少小逢先覺平生與德隣行
年幾望七疑是歿陳人

答劉宗魯

擬爲詞哭尊公而六十八歲之兒忽焉失此怙
恃斑斕頓易堂堂交空如割之懷重創莫比何

能復畢詠挽之禮遠儀鄭重愧無以承涕零而
已

答門人萬可權

昔人云未聞以宦學也然而從學於宦其學愈
滋山川無物國憲官常恣其采拮或不在區區
佔俸間也桂宮在紳而苦父是存詞誼兼惻臨
風泣然

寄韓求仲

不佞顯祖欵啟寡識之人忽見門下應制諸作
風骨精神高華巨麗晻藹流瀾若刃之發于礪
而鑢之疑于神也橫目之徒皆足驚殊嘆異而
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復疑誹力巨者逾甚不佞
所以辯說贊唱百端覺爲衰沮第云子善于宣
城乃爾不已寃乎雖然美成在久久乃論定珉

玉交亂于孚尹何傷前作蘧菴詩草上茲承壬子五月望日書及長律二可謂三歲字不減書中推許過至覲莫自容雅韻鏘如感慨係之矣借堂顏以和卒未能工木落水寒當爲茗雪間客時與門下別有揚扇也諸惟慎默自愛

又

弟江外衰愚暗于今昔之務每快覩門下高文

自是當時第一義痛覽諸公深文自是當今第一
一寬天定勝人竊望門下靜慎和恕以竟此局
臨風不盡卷卷

與錢簡棲書

不佞弟于雅道已久行世亦深有如門下學績
才緒卽已橫絕一時凌轡千古弟所爲愛而敬
之者歟徒恨速貧杯中酒數空耳前所求選拙

藁以傳者欲令頑豔俱欣愛嫉戚慙如此恐不
敢便謂有三十首也上巳入章門一月張相國
丁右武念兄甚各云有佳客草草別去去後懷
思何及想兄更不欲西來弟亦未便東往把握
何時過江亭每憶雪鴻之跡使人覓蹤矣所寄
新刻婉爾唐音風神自清敬服敬服劍策良書
也何以不成辭乎貞父內徵過家兄須一詣西

子湖頭便取四葉善本歌以麗人如醉玉茗堂
中也

玉茗堂尺讀卷之六

終